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陈少云

上京赴京展演受追捧,尚长荣30年前的话仍回响

京剧永远属于青年

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但长安大戏院的票房却“热”得烫手。12月1日到7日,七天,上海京剧院携六台大戏,七朵“梅花”登台,不仅在建院70周年之际收获叫好又叫座的佳绩,更让人看到观众群体的迭代——台下满目皆是年轻面孔。

让传统文化火起来

年轻观众中,有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大学生,有刚下班背着电脑包的职场新人,也有因为一段短视频“入坑”的流量粉丝。他们口中热切讨论的,是麒派的老辣、海派武戏的利落以及台上机关布景的精妙。从《智取威虎山》的红色激情到《曹操与杨修》的人性思辨,从麒派经典《宋士杰》到连台本戏《七侠五义》的复兴,这场跨越七天的国粹盛宴,以开放的姿态、精湛的海派技艺和现代化审美叙事,赢得了新老观众的热捧。

跨城追戏,观剧要有仪式感

“我这次在北京住一晚,就为连着看《宋士杰》和《曹操与杨修》。”南开大学学生杜雨帆专程从天津赶来,刚看完《宋士杰》的他难掩心潮澎湃:“做人就要学宋士杰!不仅陈少云老师的技艺让人折服,剧目本身的三观也正。”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魏安阳刚到北京实习,安顿好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剧场,他用“幸运”来形容抢到王珮瑜《失空斩》门票的经历。从相声入门到痴迷京剧,又在学校京剧社找到归属感的他,眼神发亮地说:“北京、上海、天津都是戏码头,但对我海派京剧情有独钟。”

演出开票后,长安大戏院的票务电话一度被打爆。从《智取威虎山》开始,专属年轻人的仪式感就在剧场蔓延:他们在海报前自拍、购买文创、制作精美的“饭制”周边互相交换。《宋士杰》开演前,有观众发放水牌风格的戏单;《七侠五义》现场,戏迷“西圈”带着周边免费赠人。每场演出结束,年轻观众都会直奔后台出口,只为求一个“亲签”。

海派美学,击中年轻人的心

为何是上海京剧院?为何是海派京剧?采访中,“独特”“审美”“共情”是高频词。与老一辈戏迷看“玩意儿”、听“唱口”不同,年轻观众对京剧的综合审美有更高要求。“史姐姐的戏,审美太高级了。”看完《白蛇传》的观众“芋头”,对舞

美巧思赞不绝口,“用灯光渲染天气变化,小青在台上‘变魔术’,这种表达很现代。”戏迷“瓜皮皮”觉得,海派京剧有其独有的赛道:“上京武戏底子厚,机关布景全是看点,这是其他院团少有的。”更深层次的连接藏在情感里。《曹操与杨修》演出现场,中国戏曲学院一名学生含泪感叹:“这部戏跳出了脸谱桎梏,对人性幽微的体察太打动我了。”这部创排于1988年的新编戏,仍能与当下年轻人产生灵魂共振,印证了经典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台上“一棵菜”,台下“接棒人”

这次展演,也是京剧名家与青年粉丝的双向奔赴。12月5日晚《失空斩》现场,许多观众为“瑜老板”王珮瑜而来。北京物资学院学生侯木绅直言,是刷到了王珮瑜的短视频才记住她。当晚最动人的一幕,不仅是带病坚持高水平演唱的王珮瑜,更是她与72岁老艺术家唐元才的默契配合。

“什么是成功?唐老师这年纪,一嗓子亮起来还能盖过唢呐,这就是成功。”王珮瑜谢幕时的话,道出了传承的真谛。台下年轻观众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份敬意。戏迷“六太保”感叹77岁的陈少云在《宋士杰》中一丝不苟的做派:“虽是高龄,但那个精气神,太让人感动了。”

这种感动有时能瞬间打开一扇门。山东来京出差的康女士原本不懂京剧,陪朋友看戏时意外被“空城计”惊艳,直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时间回溯到1995年,《曹操与杨修》首次进京,尚长荣被热情的大学生团团围住,说出了那句名言:“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30年过去,2025年的冬天,当《曹操与杨修》剧组走进中国戏曲学院交流,当长安大戏院里爆发出年轻的欢呼声——这句预言再次得到印证。

上京七十载,风华正茂。不仅因为台上七朵“梅花”交相辉映,满台演职人员凝成“一棵菜”,还因为台下有一群懂戏、爱戏的年轻人,接下古老艺术的接力棒,在这个冬天,燃起了一把火。

驻京记者 赵玥



扫码看视频



近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2023级广播影视编导专业影视编导方向的学生在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老洋房内拍摄微短剧《爱恨两不相欠》。这场拍摄,是该校“课堂入片场”教学模式的实践。

包括《爱恨两不相欠》在内,20多名学生分三组创作三部微短剧,每部30集,在完成剧本创作之后,拍摄其中5集作为短剧样片,其中优秀作品将孵化为完整的作品投入市场。5集的拍摄时间仅有2天,后期制作也要在一周内完成。

当前,成熟的微短剧团队已实现“三四天拍一部剧”的效率。传统影视剧拍豪门戏要搭建定制场景,而微短剧则只需借助老洋房现成的家具,把精力集中在“订婚宴对峙”“拍卖会博弈”等核心情节;传统影视需用多集铺垫人物关系,而微短剧则只需用强冲突场景,用最短的时间立住“复仇女主”“绿茶女配”“深情男主”的人设。

在《爱恨两不相欠》之前,另一组学生已经率先完成微短剧《我在乡村当法官》的拍摄。为了还原基层法官工作场景,他们从剧本创作阶段就走访了乡村法庭,还邀请了一名专业演员加入饰演老年村民,提升整部剧的质感。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协会发布的《2024年微短剧行业白皮书》,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约504亿元,预计2027年将超过1000亿元。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统计,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到6.62亿,人均当日使用时长101分钟。国家广电总局去年出台《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明确禁止“三观不正”“炫富拜金”等内容,推动行业向内容为王转型。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微短剧是怎么炼成的?

探班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片场课堂』



其中有一套带彩色插图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诗集,我非常喜欢,便向他讨要。同年11月他回信说:‘魏尔伦的诗集可以给你,但暂时舍不得,过一两年可以践约。’这话听起来像是托词,没想到1995年,他真的来信说:‘魏尔伦可以送你了,等天晴带袋子来取。’先生一诺,两年不忘,令我感动至今。”

纪念,是为了不遗忘;传承,是最好的告慰。如今,陈子善和陆灏正在努力编纂新的《施蛰存全集》。本报记者 徐翌晟



扫码看视频

先生一诺,两年不忘

——后人记忆中的施蛰存

2025年,适逢我国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施蛰存诞辰120周年。昨天,巴金图书馆举办了“追忆施蛰存先生”首场纪念活动(见右图)。施蛰存长孙施守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等先生的后辈与朋友,共同带领读者走进其丰厚而隽永的文学人生。

施蛰存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一生治学与创作“窗开四扇”:东窗为文学创作,南窗为古典文学研究,西窗为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北窗则为金石碑版之学。这四扇窗,映照出他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文化生命。与祖父共同生活了三十余载的施守珪回忆:“小时候在愚园路老宅,祖父每星期都会抽两个晚上教我读书,他对我阅读的引导从未停止。”初中起,施守珪读的中外文学作品,大多是施蛰存从资料室借来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借来一整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我初读这套书时不过十六七岁,根本不懂,但它一直放在我床头,时常翻

阅,渐渐能领会其中深意。”

陈子善说:“施蛰存先生谈话需人引出话头,一旦打开,便娓娓道来;若他正思考什么,说完事便很自然地说‘你可以走了’,随意而真实。”他最后一次见先生是2003年11月14日,在华东医院重症病房。他说:“那时他已病重,却仍记得我,问我‘你来干什么’,并让我早点回去。他或许以为自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特色刊物《点滴》2025年第6期(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专号)是一本关于施蛰存的史料集。其中,施蛰存致陆灏的48封信,展现了其与后辈友人的交往日常。编辑陆灏重点提及了三封信背后的故事——施蛰存曾说要做“结束工作”,让陆灏从他书架上随意挑选藏书,只提醒有两类书已许诺他人,其余皆可赠予他。陆灏因此获赠许多珍贵书籍。“1993年,我曾帮他整理一批旧书。